



张爱玲

典藏全集

〔中短篇小说〕

1944年作品

黑版贸审字08-2003-02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短篇小说：1944年作品 / 张爱玲著．—哈尔滨：

哈尔滨出版社，2003.10

(张爱玲典藏全集)

ISBN 7-80699-035-6

．张... ．张... ．张爱玲(1920~1995) - 全集

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

现代 ．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9808号

责任编辑：陈春林 刘刀翘

特约编辑：李 岷

封面设计：点石堂

● 张爱玲 著

中短篇小说： 1944年作品

出版 / 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170号

邮编 / 150006

电话 / 86225161(发行部) 86225162(总编室)

网址 / <http://www.hrbcbbs.com>

E-mail: hrbcbbs @ yeah.net

发行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北京市朝阳区宏伟胶印厂

开本 /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/ 6.75

字数 / 140千字

版次 / 2003年10月第1版

印次 /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7-80699-035-6 / I · 9

定价 / 13.8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0451-86225162
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C O N T E N T S

琉璃瓦 / 1

心经 / 15

桂花蒸 阿小悲秋 / 49

年轻的时候 / 70

花凋 / 85

红玫瑰与白玫瑰 / 105

连环套 / 149

琉璃瓦

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，生的又都是女儿。亲友们根据着“弄瓦弄璋”的话和姚先生打趣，唤他太太为“瓦窑”。姚先生并不以为忤，只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的瓦，是美丽的瓦，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。我们的是琉璃瓦。”

果然，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，一个比一个美。说也奇怪，社会上流行着古典型的美，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鹅蛋脸。鹅蛋脸过了时，俏丽的瓜子脸取而代之，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脸。西方人对于大眼睛、长睫毛的崇拜传入中土，姚太太使用忠实流利的译笔照样翻制了一下，毫不走样。姚家的模范美人，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，亦步亦趋，适合时代的需要，真是秀气所钟，天人感应。

女儿是家累，是赔钱货，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列。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；可是要他靠女儿吃饭，他却不是那种人。固然姚先生手头并不宽裕。祖上遗下一点房产，他在一家印刷公司里做广告部主任，薪水只够贴补一部分家用。支持这一个大家庭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然而姚先生对于他的待嫁的千金，并不是一味地急于推卸责任。关于她们的前途，他有极周到的计划。

他把第一个女儿静静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，这一头亲事静静原不是十分满意。她在大学里读了两年书，交游广阔，暂

时虽没有一个人是她一心一意喜欢的，有可能性的却不少。自己拣的和父母拣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两个人，总是对自己拣的偏心一点。况且姚先生给她找的这一位，非但没有出洋留过学，在学校里的班级比她还低。她向姚先生有过很激烈的反对的表示，经姚先生再三敦劝，说得舌敝唇焦，又拍着胸脯担保：“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，你找我好了！”静静和对方会面过多次，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，只得委委屈屈答应了下来。姚先生依从了她的要求，一切都按照最新式的办法，不替她置嫁妆，把钱折了现。对方既然是那么富有的人家，少了实在拿不出手，姚先生也顾不得心疼那三万元了。

结婚戒指、衣饰、新房的家具都是静静和她的未婚夫亲自选择的。报上登的：

熊致章 小儿启奎 结婚启事
姚源甫 为 长女静静

却是姚先生精心撰制的一段花团锦簇的四六文章。为篇幅所限，他未能畅所欲言，因此又单独登了一条“姚源甫为长女于归山阴熊氏敬告亲友”。启奎嫌他噜苏，怕他的同学看见了要笑，静静劝道：“你就随他去罢！八十岁以下的人，谁都不注意他那一套。”

三朝回门，静静卸下了青狐大衣，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。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栀子花。淡白的鹅蛋脸；虽然是单眼皮，而且眼泡微微有点肿，却是碧清的一双妙目。夫妇俩向姚先生姚太太双双磕下头去，姚先生姚太太连忙扶着。

才说了几句话，佣人就来请用午餐。在筵席上，姚太太忙着敬

菜，静静道：“妈，别管他了。他脾气古怪得很，鱼翅他不爱吃。”

姚太太道：“那么这鸭子……”

静静道：“鸭子，红烧的他倒无所谓。”

静静站起身来布菜给妹妹们，姚先生道：“你自己吃罢！别净张罗别人！”

静静替自己夹了一只虾子，半路上，启奎伸出筷子来，拦住了她，从她的筷子上接了过去。筷子碰着了筷子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竟发了一会呆。静静红了脸，轻轻地抱怨道：“无缘无故抢我的东西！”

启奎笑道：“我当你是夹菜给我呢！”

姚先生见他们这如胶似漆的情形，不觉眉开眼笑。只把胳膊去推他太太道：“你瞧这孩子气，你瞧这孩子气！”

旧例新夫妇回门，不能逗留到太阳下山之后。启奎与静静，在姚家谈得热闹，也就不去顾忌这些，一直玩到夜里十点钟方才告辞。两人坐了一部三轮车。那时候正在年下，法租界僻静的地段，因为冷，分外地显得洁净。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，惟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，晶亮的玻璃窗里品字式堆着一堆一堆黄肥皂，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。

启奎吃多了几杯酒，倦了，把十指交叉着，搁在静静肩上，又把下巴搁在手背上，闲闲地道：“你爸爸同妈妈，对我真是不搭长辈架子！”他一说话，热风吹到静静的耳朵底下，有点痒。她含笑把头偏了一偏，并不回答。

启奎又道：“静静，有人说，你爸爸把你嫁到我家里来，是为了他职业上的发展。”

静静诧异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启奎忙道：“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！”

静静道：“你在哪儿听来的？”

启奎道：“你先告诉我……”

静静怒道：“我有什么可告诉你的？我爸爸即使是老糊涂，我不至于这么糊涂！我爸爸的职业是一时的事，我这可是终身大事，我会为了他芝麻大的前程牺牲我自己吗？”

启奎把头靠在她肩上，她推开了他，大声道：“你想我就死人似的让他把我当礼物送人么？你也太看不起我了！”

启奎笑道：“没敢看不起你呀！我以为你是个孝女。”

静静道：“我家里虽然倒运，暂时还用不着我卖身葬父呢！”

启奎连忙掩住她的嘴道：“别嚷了——冷风咽到肚子里去，仔细着凉。”

静静背过脸去，噗哧一笑道：“叫我别嚷，你自己也用不着嚷呀！”

启奎又凑过来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结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静静恨一声道：“到现在，你还不知道，为来为去是为了谁？”

启奎柔声道：“为了我？”

静静只管躲着他，半个身子挣到车外去，头向后仰着，一头的髻发，给风吹得乱飘，差上一点卷到车轮上去。启奎伸手挽了她的头发，道：“仔细弄脏了！”静静猛把头发一甩，发梢扫到他眼睛里去，道：“要你管！”

启奎哎哟了一声，揉了揉眼，依旧探过身来，脱去了手套为她理头发。理了一会，把手伸进皮大衣里面去，拦在她脖子后面。静静叫道：“别！别！冷哪！”

启奎道：“给我渥一渥。”

静静扭了一会，也就安静下来了。启奎渐渐地把手移到前面，两手扣住了她的咽喉，轻轻地抚弄着她的下颌。静静只是不动。启奎把她向这面揽了一下，她就靠在他身上。

良久，静静问道：“你还是不相信？”

启奎道：“不相信。”

静静咬着牙道：“你往后瞧罢！”

从此静静有意和娘家疏远了。除了过年过节，等闲不肯上门。姚太太来看女儿，十次倒有八次叫人回说少奶奶陪老太太出门打牌去了。熊致章几番要替亲家公谋一个较优的位置，却被儿媳妇三言两语拦住了。姚先生消息灵通，探知其中情形，气得暴跳如雷。不久，印刷所里的广告部与营业部合并了，姚先生改了副主任。老太爷赌气就辞了职。

经过了这番失望，姚先生对于女儿们的婚事，早就把心灰透了，决定不闻不问，让她们自由处置。他的次女曲曲，更不比静静容易控制。曲曲比静静高半个头，体态丰艳，方圆脸盘儿，一双宝光璀璨的长方形的大眼睛，美之中带着点犷悍。姚先生自己知道绝对管束不住她，打算因势利导，使她自动地走上正途。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。

一向反对女子职业的他，竟把曲曲荐到某大机关去做女秘书。那里，除了她的顶头上司是个小小的要人之外，其余的也都是少年新进。曲曲的眼界虽高，在这样的人才济济中，也不难挑一个乘龙快婿。选择是由她自己选择！

然而曲曲不争气，偏看中了王俊业，一个三等书记。两人过从甚密。在这生活程度奇高的时候，随意在咖啡馆舞场里坐坐，数目也就可观了。王俊业是靠薪水吃饭的人，势不能天天带她出去，因

此也时常地登门拜访她。姚先生起初不知底细，待他相当地客气，一旦打听明白了，不免冷言冷语，不给他好脸子看。王俊业却一味地做小服低，曲意逢迎。这一天晚上，他顺着姚先生口气，谈到晚近的文风浇薄。曲曲笑道：“我大姊出嫁，我爸爸做的骈文启事，你读过没有？我去找来给你看。”

王俊业道：“正要拜读老伯的大作。”

姚先生摇摇头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登在报上，错字很多，你未必看得懂。”

王俊业道：“那是排字先生与校对的人太没有知识的缘故。现在的一般人，对于纯粹的美文，太缺乏理解力了。”

曲曲霍地站起身来道：“就在隔壁的旧报纸堆里，我去找。”她一出门，王俊业便夹脚跟了出去。

姚先生端起宜兴紫泥茶壶来，就着壶嘴呷了两口茶。回想到那篇文章，不由得点头拔脑地背诵起来。他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抱着温暖的茶壶，一只手按在上面，悠悠地抚摸着，像农人抱着鸡似的。身上穿着湖色熟罗对襟褂，拖着铁灰排穗裤带。摇摇晃晃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，口里低低吟哦着。背到末了，却有两句记不清楚了。他噓溜溜吸了一口气，放下茶壶，就向隔壁的餐室里走来。一面高声问道：“找到了没有？是十二月份的。”一语未完，只听见隔壁的木器砰碰有声，一个人逃，一个人追，笑成一片。姚先生这时候，却不便进去了，只怕撞见了不好看相，急得只用手拍墙。

那边仿佛是站住了脚。王俊业抱怨道：“你搽了什么嘴唇膏！苦的！”

曲曲笑道：“是香料。我特为你这种人，拣了这种胭脂——越苦越有效力！”

王俊业道：“一点点苦，就吓退了我？”说着，只听见撒啦一声，仿佛是报纸卷打在人身上。

姚先生没法子，唤了小女儿瑟瑟过来，嘱咐了几句话，瑟瑟推门进去，只见王俊业面朝外，背着手立在窗前，旧报纸飞了一地，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，嘴上油汪汪的杏黄胭脂，腮帮子上也抹了一搭，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，粘在身上，像牛奶的薄膜。肩上也染了一点胭脂晕。

瑟瑟道：“二姊，妈叫你上楼去给她找五斗橱的钥匙。”曲曲一言不发，上楼去了。

这一去，姚太太便不放她下来。曲曲笑道：“急什么！我又不打算嫁给姓王的，一时高兴，开开玩笑是有的，让你们摇铃打鼓这一闹，外头人知道了，可别怪我！”

姚先生这时也上来了，接口冷笑道：“哦！原来还是我们的错！”

曲曲掉过脸来向他道：“不，不，不，是我的错，玩玩不打紧，我不该挑错了玩伴。若是我陪着上司玩，那又是一说了！”

姚先生道：“你就是陪着皇帝老子，我也要骂你！”

曲曲耸肩笑道：“骂归骂，欢喜归欢喜，发财归发财。我若是发达了，你们做皇亲国戚；我若是把事情弄糟了，那是我自趋下流，败坏你的清白家风，你骂我，比谁都骂在头里！你道我摸不清楚你弯弯扭扭的心肠！”

姚先生气得身子软了半截，倒在藤椅子上，一把揪住他太太，颤巍巍说道：“太太你看看你生出这样的东西，你——你也不管管她！”

姚太太便揪住曲曲道：“你看你把你爸爸气成这样！”

曲曲笑道：“以后我不许小王上门就是了！免得气坏爸爸。”

姚太太道：“这还像个话！”

曲曲接下去说道：“横竖我们在外面，也是一样地玩，丢丑便丢在外面，也不干我事。”

姚先生喝道：“你敢出去！”

曲曲从他身背后走过，用鲜红的指甲尖在他耳朵根子上轻轻刮了一刮，笑道：“爸爸，你就少管我的事罢！别又让人家议论你用女儿巴结人，又落一个话柄子！”

这两个“又”字，直钻到姚先生心里去，他紫涨了脸，一时挣不出话来，眼看着曲曲对着镜子掠了掠鬓发，开橱取出一件外套，翩然下楼去了。

从那天起，王俊业果然没到姚家来过。可是常常有人告诉姚先生说看见二小姐在咖啡馆里和王俊业握着手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。姚先生的人缘素来不差，大家知道他是个守礼君子，另有些不入耳的话，也就略去不提了。然而他一转背，依旧是人言藉藉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即使曲曲坚持着不愿嫁给王俊业，姚先生为了她底下的五个妹妹的未来的声誉，也不能不强迫她和王俊业结婚。

曲曲倒也改变了口气，声言：“除了王俊业，也没有人拿得住我。钱到底是假的，只有情感是真的——我也看穿了，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。”

她这一清高，抱了恋爱至上主义，别的不要紧，吃亏了姚先生，少不得替她料理一切琐屑的俗事。王俊业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攒下来。家里除了母亲还有哥嫂弟妹，分租了人家楼上几间屋子住着，委实再安插不下一位新少奶奶。姚先生只得替曲曲另找一间房子，买了一堂家具，又草草置备了几件衣饰，也就所费不貲了。曲

曲嫁了过去，生活费仍旧归姚先生负担。姚先生只求她早日离了眼前，免得教坏了其他的孩子们，也不能计较这些了。

幸喜曲曲底下的几个女儿，年纪都还小，只有三小姐心心已经十八岁了。然而心心柔驯得出奇，丝毫没染上时下的习气。恪守闺范，一个男朋友也没有。姚先生倒过了一阵安静日子。

姚太太静极思动，因为前头两个女儿一个嫁得不甚得意，一个得意的又太得意了，都于娘家面子有损。一心只想在心心身上争回这一口气，成天督促姚先生给心心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夫婿。姚先生深知心心不会自动地挑人，难得这么一个听话的女儿，不能让她受委屈，因此勉强地打起精神，义不容辞地替她留心了一下。

做媒的虽多，合格的却少。姚先生远远地注意到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，名唤陈良栋。姚先生有个老同事，和陈良栋的舅父是干亲家，姚先生费了大劲间接和那舅父接洽妥当，由舅父出面请客，给双方一个见面的机会。姚先生预先叮嘱过男方，心心特别地怕难为情，务必要多请几个客，凑七八个人，免得僵得慌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宴席的座位，别把陈良栋排在心心隔壁。初次见面吧，双方多半有些窘，不如让两人对面坐着，看得既清晰，又没有谈话的必要。姚先生顾虑到这一切，无非是体谅他第三个女儿不善交际应酬，怕她过于羞人答答的，犯了小家子气的嫌疑。并且心心的侧影，因为下颔太尖了，有点单薄相，不如正面美。

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，姚先生放出手段来：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，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住陈良栋，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，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，惟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，有失仪的地方。散了席，他未免筋疲力尽。一回家便倒在藤椅上，褪去了长衫、衬衣，只剩下一件汗衫背心，还嚷热。

姚太太不及卸妆，便赶到浴室里逼着问心心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心心对着镜子，把头发挑到前面来。漆黑地罩住了脸，左一梳，右一梳，只是不开口。隔着她那藕色镂花纱旗袍，胸脯子上隐隐约约闪着一一条绝细的金丝项圈。

姚太太发急道：“你说呀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尽管说！”

心心道：“我有什么可说的！”

姚先生在那边听见了，撩起裤脚管，一拍膝盖，呵呵笑了起来道：“可不是！他有什么可批评的？家道又好，人又老实，人品又大方，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！”

姚太太望着女儿，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搭讪着伸出手来，摸摸心心的胳膊，嘴里咕哝道：“偏赶着这两天打防疫针！你瞧，还肿着这么一块！”

心心把头发往后一撩，露出她那尖尖的脸来，腮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，一直红到鬓角里去。乌浓的笑眼，笑花溅到眼睛底下，凝成一个小酒窝。姚太太见她笑了，越发刹不住要笑。

心心低声道：“妈，他也喜欢看话剧跟电影；他也不喜欢跳舞。”

姚太太道：“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怎么老是‘也’呀‘也’的！”

姚先生在那边房里接口道：“人家是志同道合呀！”

心心道：“他不赞成太新式的女人。”

姚太太笑道：“你们倒仿佛是说了不少的话！”

姚先生也笑道：“真的，我倒不知道我们三丫头这么鬼精灵，隔得老远的，眉毛眼睛都会传话！早知道她有这一手儿，我也不那么提心吊胆的——白操了半天心！”

心心放下了桃红赛璐珞梳子，掉过身来，倚在脸盆边上，垂着头，向姚太太笑道：“妈，只是有一层，他不久就要回北京去了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怪舍不得您的！”

姚先生在脱汗衫，脱了一半，天灵盖上打了个霹雳，汗衫套在头上，就冲进浴室，叫道：“你见了鬼罢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陈良栋是杭州人，一辈子不在杭州就在上海，他到北京去做什么？”

心心吓怔住了，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。

姚先生从汗衫领口里露出一只眼睛，亮晶晶地盯住他女儿，问道：“你说的，是坐在你对面的姓陈的么？”

心心两手护住了咽喉，沙声答道：“姓陈，可是他坐在我隔壁。”

姚先生下死劲啐了她一口，不想全啐在他汗衫上。他的喉咙也沙了，说道：“那是程惠荪。给你介绍的是陈良栋，耳东陈。好不要脸的东西，一厢情愿，居然到北京去定了，舍不得妈起来！我都替你害臊！”

姚太太见他把脖子都气紫了，怕他动手打人，连忙把他往外推。他走了出去，一脚踢在门上，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，震得心心索索乱抖，哭了起来。姚太太连忙拍着哄着，又道：“认错人了，也是常事，都怪你爸爸没把话说明白了，罚他请客就是了！本来他也应当回请一次。这一趟不要外人了，就是我们家里几个和陈家自己人。”

姚先生在隔壁听得清楚，也觉得这话有理，自己的确莽撞了一点。因此又走了回来，推浴室的门推不开，仿佛心心伏在门上呜呜咽咽哭着呢。便从另一扇门绕道进去。他那件汗衫已经从头上扯了下来，可是依旧在颈上，像草裙舞的花圈。他向心心正色道：“别哭了，该歇歇了。我明天回报他们，就说你愿意再进一步，做做朋

友。明后天我邀大家看电影吃饭，就算回请。他们少爷那方面，我想绝对没有问题。”

心心哭得越发嘹亮了，索性叫喊起来，道：“把我作弄得还不够！我——我就是木头人，我也受不住了哇！”

姚先生姚太太面面相觑。姚太太道：“也许她没有看清楚陈良栋的相貌，不放心。”

心心蹬脚道：“没有看清楚，倒又好了，那个人，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。头发朝后梳，前面就是脸，头发朝前梳，后面就是脸——简直没有分别！”

姚先生指着她骂：“人家不靠脸子吃饭！人家再丑些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一样地有面子！你别以为你长得五官端正些，就有权利挑剔人家面长面短！你大姊枉为生得整齐，若不是我替她从中张罗，指不定嫁到什么人家！你二姊就是个榜样！”

心心双手抓住了门上挂衣服的铜钩子，身体全部的重量都吊在上面，只是号啕痛哭。背上的藕色纱衫全汗透了，更兼在门上揉来揉去，揉得稀烂。

姚太太扯了姚先生一把，耳语道：“看她这样子，还是为了那程惠荪。”

姚先生咬紧了牙关，道：“你要是把她嫁了程惠荪哪！以后你再给我添女儿，养一个我淹死一个！还是乡下人的办法顶彻底！”

程惠荪几次拖了姚先生的熟人，一同上门来谒见，又造了无数的借口，谋与姚家接近，都被姚先生挡住了。心心成天病恹恹的，脸色很不好看，想不到姚先生却赶在她头里，先病倒了。中医诊断就是郁愤伤肝。

这一天，他发热发得昏昏沉沉，一睁眼看见一个蓬头女子，穿

一身大红衣裳，坐在他床沿上。他两眼直瞪瞪望着她，耳朵里嗡嗡乱响，一阵阵的轻飘飘朝上浮，差一点晕厥了过去。

姚太太叫道：“怎么连静静也不认识了？”

他定睛一看，可不是静静！烫髻的头发，多天没有梳过，蟠结在头上，像破草席子似的。敞着衣领，大襟上纽扣也没有扣严，上面胡乱罩了一件红色绒线衫，双手捧着脸，哭道：“爸爸！爸爸！爸爸你得替我做主！你——若是一撒手去了，叫我怎么好呢？”

姚太太站在床前，听了这话，不由得生气，骂道：“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这张嘴一点遮拦也没有！就是我们不嫌忌讳，你也不能好端端地咒你爸爸死！”

静静道：“妈，你不看我急成这个模样，你还挑我的眼儿！启奎外头有了人，成天不回来，他一家子一条心，齐打伙儿欺负我。我这一肚子冤，叫我往哪儿诉去！”

姚太太冷笑道：“原来你这个时候就记起娘家来了！我只道雀儿拣旺处飞，爬上高枝儿去了，就把我们撇下了。”

静静道：“什么高枝儿矮枝儿，反正是你们把我送到那儿去的，活活地坑死了我！”

姚太太道：“送你去，也要你愿意！难不成‘牛不喝水强按头’！当初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但凡待你父亲有一二分好处，这会子别说他还没死，就是死了，停在棺材板上，只怕他也会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挺身出去替你调停！”

静静道：“叫我别咒他，这又是谁咒他了？”说着，放声大哭起来，扑在姚先生身上道：“啊！爸爸！爸爸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可怜你这苦命的女儿，叫她往哪儿去投奔？我的事，都是爸爸给安排的，只怕爸爸九泉之下也放不下这条心！”

姚先生听她们母女俩一递一声拌着嘴，心里只恨他太太窝囊不济事，辩不过静静。待要插进嘴去，狠狠地驳静静两句，自己又有气无力的，实在费劲，赌气翻身朝里睡了。

静静把头枕在他腿上，一面哭，一面唠唠叨叨诉说着，口口声声咬定姚先生当初有过这话：她嫁到熊家去，有半点不顺心，尽管来找爸爸，一切由爸爸负责任。姚先生被她絮聒得五中似沸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好容易朦胧睡去。一觉醒来，静静不在了，褥单上被她哭湿了一大块，冰凉的，像孩子溺脏了床。问姚太太静静到哪儿去了，姚太太道：“启奎把她接回去了。”

姚先生这一场病，幸亏身体底子结实，支撑过去了，渐渐复了元，只是精神大不如前了。病后发现他太太曾经陪心心和程惠荪一同去看过几次电影，而且程惠荪还到姚家来吃过便饭。姚先生也懒得查问这笔账了，随他们闹去。

但是第四个女儿纤纤，还有再小一点的端端、簌簌、瑟瑟，都渐渐地长成了——一个比一个美。姚太太肚子又大了起来，想必又是一个女孩子。亲戚都说：“来得好！姚先生明年五十大庆，正好凑一个八仙上寿！”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。

他想他活不长了。